

【任務】代碼：心照不宣

「到了。」一個低沉的聲音打破寂靜，任務中的夥伴輕喚使她回過神，進而將精神集中至前方的建築物中。

「任務目標是破壞詛咒物對吧。」流楓再次和對方確認任務內容，得到點頭的回覆。

這是守世界安布蘭森林內的一處荒廢的別墅，外牆有遭人破壞的痕跡，藤蔓層層覆蓋，看不清原本的面貌。

陽光透不進這塊地方，使房子顯得更加陰暗，流楓眯起眼睛，除了外牆上的藤蔓，房子周圍沒有植物生長……

「走了。」男人再度出聲，紫色的身影漫步往大門走去，輕巧的翻過欄杆，淡綠色的眼眸看向她。

跟隨著他的腳步移動，越接近屋子，詭譎的氣息越來越濃，還有刺鼻的味道。剛皺起眉，清新的結界就佈在兩人周圍，減緩那種不適。

「謝了。」流楓開口，也不期待對方的回應。

兩人一前一後踏入房子裡，在一踏入的剎那，門立刻關上，她試著轉動門把，果然轉不動。

出不去的話就好好探查吧。

這是棟三樓的小洋房。

左右兩側有樓梯可以往上，握把的部分因年代久遠而腐化，看來已經很久沒有人來了。

因為有結界的關係，腐朽的氣息減輕了許多，「點光。」使用了光影村的契約，不過只點起了微弱的光芒，僅能視物就好。

「有狀況聯絡。」他拋了一個藍水晶過來，然後逕自上了左邊的樓梯。

他們算不上朋友。

「知道了。」

然後、她踏上了右邊的樓梯。

這是他們的默契。

———

從右邊的樓梯上去，是一條長廊。

長廊上有五個門扉，盡頭有個大房間，可以通往左方。

再怎麼放輕腳步，細碎的腳步聲在偌大的屋子中被放大，流楓看了眼手機，沒有訊號，像是與世隔絕般。

她打開了第一扇門，有個長頭髮的娃娃撲了出來，在她下意識拿出火符做的刀劈下後，娃娃煙消雲散，夾帶著一絲悲鳴。

為什麼？

流楓來不及細想，幾乎是在她消滅娃娃的下一秒，藤蔓以可觀的速度爬了進來。

直到她擲下記錄用的光水晶，藤蔓的生長才緩和靜止，流楓皺眉，感受到上頭的波動更為明顯，加快腳步往第二間房間趕去。

每間遇到的狀況大同小異，裡頭的擺飾顯示這裡曾是個有錢人家所住的地方。

但是，為什麼怨氣跟惡意會那麼濃厚？

流楓沒有深究，她只是依憑著微弱的光，繼續向前。

———

用著火符做成的七首滅掉最後一個朝她過來的詛咒娃娃，她吁了口氣，瞄了眼手上的藍水晶，然後往三樓中間的大房間走去。
這以前應該是間會議室，她想。
這裡的不祥氣息最重，裡頭也陰暗的可怕，中間有張大型的圓桌，牆上有外頭的藤蔓穿刺而過，爬滿了整面牆壁，粗細度似乎更甚於外頭……

「你來了。」流楓開口，注意力隨著他的到來而轉向圓桌正中央、一個被染血七首插著的詛咒娃娃。
四周的空氣乾淨了些許，但有好像參雜了別的東西，流楓覺得有些不對勁，一時間卻也說不上來。
「這應該是最後一個吧。」他說，手上卻直接動作，將七首拔出，裡頭傳出啜泣聲和尖笑聲。
一個要由紫袍承接的任務目標只是要殺娃娃嗎？

不對勁。
真的不對勁。
空氣中的詭譎氣息完全散去，取代的，是更加濃厚的黑暗氣息。
流楓想通了，娃娃才不是詛咒物……
詛咒物是藤蔓！

「笠！快趴下！」流楓朝他吼著，笠反射性的照做，有條粗大的藤蔓從他剛剛所站的、頭部的地方穿過。「與我簽訂契約之物，請讓侵犯者……」她召出了輝映，往地上一敲，架出一個結界將兩人守住，「詛咒物是藤蔓，娃娃是鎮壓它不讓它跑進來的。」外頭的藤蔓顏色轉為黑色，開始破壞建築物，還攻擊起結界，流楓一口氣解釋完，笠很快的清楚狀況，「給我一些時間找出源頭，」他站起來，順帶把剛剛的娃娃抱起，從娃娃的布料中拿出一顆光屬的寶石，光芒很淡，似乎快要熄滅。
哭泣聲更大了。

「妳有辦法拖住那個嗎？」笠指指結界外頭已經結成黑色花朵的粗大藤蔓，如果讓它結成果實恐怕有些不妙，他沒說出口，但他們都心照不宣的知道那個嚴重性。
「要多久時間？」
「約五分鐘，我來把源頭找出。」他閉起眼睛，以輝映的結界為根基，在外頭設下一個結界保護屋子，然後將方才拿到的寶石丟給她。
藤蔓的目標估計是這個。

「好，」流楓話語一落，旋即踏出結界，他們的猜測不錯，出結界外的流楓旋即成了標的物，藤蔓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她的身上，為笠減少不少負擔。
「知道嗎？你應該後悔遇到我……」帶著自信的笑容一邊躲閃藤蔓的攻擊，流楓將話語接下去，
「我可是你們的剋星。」
雙手擊掌拉開一條火線，她往藤蔓的方向一吹，然後聽見了慘叫聲。

———

藤蔓的一半已經被她毀的無法再生，只有火的攻擊無法重創它，拿出火符變出長槍丟擲過去，藤蔓的一角被燒毀，隨後又有暗元素填充上去，瞬間完好如初。
所以她調用了輝映的力量。

在看似消耗的火符攻擊中，流楓一邊閃躲，一邊補上光刃，遭受光刃攻擊的藤蔓旋即無法再生，但藤蔓群像是無窮無盡般，打掉一群、還有另一群。

流楓一個閃神，被藤蔓捲住左腳踝，其他藤蔓也竄了上來，流楓咬牙，又拿出了火符做成的刀試圖砍斷，但這次的行動被它加快的再生速度給打斷。

……打算奮力一搏了嗎？

被藤蔓扯上空中，她用力扯了扯左腳，那生有倒刺的藤蔓捲得她痛得倒抽口氣，而且還有越捲越緊的趨勢。

流楓咬破手指，金色的血滴在抓緊她的藤蔓上，冒起了陣陣白煙。她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光屬的水晶注入力量，「光之歌、炎之網，禁錮！」吟詠後直往自己的左腳砸去。

她彷彿聽見了藤蔓中、黑暗的慘叫。

然後失去平衡往地上跌去。

但她不是一個人。

「你來晚了。」流楓說。

「至少有接到不是嗎？」接住她的任務夥伴回答，先幫她簡單的治療，「現在來反擊吧。」他說。

——

「不消滅源頭，那玩意兒殺不死。」他們再度回到了結界之中，在治療下，毒素慢慢的退去，但也還沒回復到能行動自如的地步。

「所以只要斷了源頭就好了。」笠冷靜的回答。

「源頭在哪？」

「我們只顧著往上，卻忘記了……」

「在地下室。」流楓瞭然，他們的注意力都被娃娃的詭異力量給吸引，完全沒有想到要往下走。

娃娃內飄出一個透明的靈體，近乎消失，無聲的唇不斷重覆著，「請保護這棟房子。」

是九十九神。

深愛這棟房子的九十九神。

#

她的主人是這棟房子的千金。

從她模模糊糊產生意識開始，她的主人就常帶著她看過許多風景，閉上眼，她恍若還能聽見女孩的吱吱喳喳。

“吶，今天花園裡的百合花開了，好漂亮

呢！”

“父親帶了新衣服給我耶！”

她靜靜的聽著女孩充滿活力的聲音，聽著女孩說著日常的一些瑣事，可是有天開始，女孩不在那麼快樂了。

“最近父親跟母親總是在吵架……”女孩的聲音悶悶的，“幸好妳還陪著我……”

女孩的淚沾濕了她的衣服好幾次，但她卻幫不上什麼忙，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在心裡說，我會一直陪著妳的，一直。

然後她看著女孩帶著淚痕入睡，一次又一次。

時光很快的飛逝，小女孩變成了大女孩。

女孩不再常常帶她出去了，笑容也少了很多，而她始終記得，女孩最後一次對她說話的情景。

那時候的女孩，流了好多血。

“跟妳說哦，我將害死父親和母親的壞人都處理掉了哦。”女孩帶著笑容，但那笑容裡有淚。

然後女孩將一顆寶石放入她懷裡，剪開她的衣服，塞在她的棉花裡。

“要替我好好守護這間屋子哦。”女孩展開一個淒絕的笑容，無聲的說了幾個字，然後身影被黑暗吞噬。

她不記得什麼時候她的臉上佈滿了淚。

只因她看懂女孩最後的話。

擁有力量的她，代替著她的主人守護這間屋子，一開始有著寶石的幫助，她還有辦法化成形體看過女孩曾經和她訴說的地方，讓花園裡的花開得依舊美艷。

可是後來，黑暗再度襲捲而來。

接二連三的攻擊讓她招架不住，只好將自己的力量分成一片一片，分布在每個房間內，勉強守著這間屋子。

持續的力量消耗，她已經無法維持形體，意識甚至被那黑暗化成的藤蔓釘在桌上。

只因她在那股黑暗中感受到熟悉的氣息。

#

「那藤蔓承載了太多惡意。」裡頭可能真的有村守神所愛的主人。

「要怎麼做？」

「花要結果了。」笠說，他開了個頭，流楓喃喃的接下去，「結成果實那瞬間，會是藤蔓力量最弱的時候……」但是，果實的力量會很強大，不過那似乎是他們唯一的機會。

在保護房子的前提下，消滅藤蔓的機會。

「怕嗎？」笠挑起了一個挑釁的笑容，問道。

「你認為呢？」流楓反問，其實任務發展到這種地步，早已超出一名紫袍一名藍袍所能處理的範疇，但他們太像了，特別是在不服輸這點。

「妳有信心再擋住它一次嗎？五分鐘。」

「可以，房子就交給你了。」流楓應道。

他們的對話到此結束。

握起拳頭與對方輕輕一碰，他們凝神注意著藤蔓的動靜，花瓣慢慢的向內閉合，力量逐漸往結果處集中……

「就是現在！」笠喝道，兩人有默契的開始動作，流楓將輝映收起，召出她另一個兵器，「與我簽訂契約之物，請讓侵犯者見識你的絕傲！」雙刀一出，她直往果實處攻去，笠趁這時刻無聲無息的前往地下室，這是他們的默契。

他們都不容許自己失敗。

結果的藤蔓自然不會想讓流楓阻擋，連忙調動藤蔓來攻擊她，力量比剛才強了一倍，光是躲過攻擊，削來的勁風在手臂上劃出一道血痕。

流楓不敢大意，採取點到就走的騷擾攻擊，這樣一來一往，藤蔓明顯的惱怒，流楓身上的血痕也越來越多。

這樣下去不行。

流楓皺眉，又執起一張爆符化作兵器扔出。

「烈火招來！」

又開啟新一輪的對峙。

五分鐘，這是他們勝利的關鍵。

躲過一條朝臉部刺去的藤蔓，她往右閃開，卻撞上直往她砸來的果實。

她閃躲不及，但是流楓卻笑了。

五分鐘到了。

她看著藤蔓慢慢的枯萎、瓦解，但果實內的惡意在她神經鬆懈那刻朝她襲來。

來不及了。

懷中的娃娃飄了縷靈體出來，往前飄向那團殘餘惡意，做出一個擁抱的姿勢。

“我終於再見到妳了。”

那個聲音帶有哭腔，然後懷抱住那抹惡意，然後就此消散。

“我有好好的保護房子哦，妳有看見嗎？”

“我一直一直，都在這等妳，等妳帶我走。”

“現在，我終於等到了。”

聲音戛然而止。

然後一切恢復寂靜。

「那抹惡意裡有她主人殘存的惡意。」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她旁邊的笠，淡淡的跟流楓說道。

她其實不知道這樣的結果是好是壞，懷中的娃娃變成一把鑰匙靜靜地躺在她手上，身上的處處血痕將痛感帶了回來，衣袍上染滿金色血液，看起來格外狼狽。

血。

有血。

都是血。

流楓想拭去額頭上的冷汗，但發現擦下來的衣袍上都是血。

原來自己的傷有那麼重嗎？

一個毛巾從頭上罩了下來，暫時的黑暗竟讓她覺得安心，暖暖的光輝籠罩了全身，痛感瞬時減輕，「妳怎麼喜歡把自己搞的那麼狼狽？」他鄙視道。

「你怎麼捨得讓藍袍衝前線？」流楓回應。

然後，他們都笑了。

他從不問她對於血的恐懼。

她從不問他臉上的罪人印記。

他們平和的相處、出任務，

他們只是，心照不宣。

——心照不宣 Fin.